

中国基础
教育文库

YU WEN
ZAI
HU HUAN

语文 在呼唤

赵风富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中国基础
教育文库

YU WEN
ZAI

HU HUAN

语文 在呼唤

赵风富

著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在呼唤/赵风富著. —北京: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5150 - 0551 - 5

I. ①语… II. ①赵… III. ①语文课—教学研究—
中小学 IV. ①G633. 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5182 号

书 名 语文在呼唤

作 者 赵风富

责任编辑 吴蔚然

出版发行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6 号 100089)

(010) 68920640 68929037

<http://cbs.nsa.gov.cn>

编 辑 部 (010) 6892880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90 毫米×975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字 数 27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150 - 0551 - 5/G · 093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调换。联系电话: (010) 68929022

语
文
生
活
语
文
生
活
化

贺
赵
风
富
《
语
文
在
呼
唤
》
出
版

浙江师范大学 张继定 二〇一〇·七·十五

注：张继定，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浙江师范大学《语文教研》杂志主编。



语文“草根研究”(序)

朱昌元^①

初识赵风富，是在数十年前的一些报刊上。那时他经常写一些指导学生读写的“豆腐干”，由于“出镜率”还是蛮高的，自然我就多了几分关注。曾经问及当时金华县的语文教研员，答曰：在一所条件简陋的农村初中任教，起点并不高，但很爱钻研，很勤奋。这让我在注意的同时，更多了几分敬佩。

后来当然对赵风富有了更多的了解，知道他有一段坎坷、艰辛的生活，正如他自己在路过莘畈水库时就会不期然回想的：“我1981年高中毕业回家务农，直到1986年做了代课教师，再到1993年转为正式教师之前的节假日，我在家过的生活基本上是以打柴为主，而且打的柴得挑到这水库的外面去卖。卖‘柴’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还有农药化肥日用品。而这些又都必须从这水库外面挑回去。这一来一往，我粗略合计一下，这些年来用我的肩膀大概挑了30余万斤。”而这也只是他青少年时期坎坷、艰辛生活的一部分。

尽管在青少年时期经受了生活的重压，但赵风富依然身材高大，身板依然硬朗。他在艰辛中学会了坚强，而且懂得了反思；在基层学校的“代课”中学会了教学，而且教出了名堂；在日复一日的课堂教学中学会了研究，而且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① 朱昌元：浙江省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金华市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金华市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分会会长，金华市特级教师协会会长，浙江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省高级教师协会副会长，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育硕士导师，金华市人民政府特邀督学。



赵风富的语文教学研究是从最初、最低的起点蹒跚学步，然后迈开大步的，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草根研究”的特质，鲜活、质朴、直率，显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犹如山间地头的野草，扎根在泥土中，鲜活，自然，单纯，在清风中摇曳多姿，自得其乐。

语文“草根研究”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之所以值得大力提倡，首先是因为它植根生活，植根生命，与生命融为一体。赵风富的语文学习和语文教学研究的历程就是这样。《语文在呼唤》“呼唤”的不仅是“语文”，更是“生活”和“生命”。如果谁的心灵能听从这样的呼唤，拥抱生活，融入生活，投射自己的整个生命，那他的语文教学研究就有了“根”，就获得了不死的灵魂。

语文“草根研究”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之所以值得大力提倡，还因为它植根课堂教学实践。语文教学改革虽然已经获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不容否认，问题还很多，有的甚至还很严重，体现在语文教材建设、课堂教学和考试评价等等方面。有价值的研究就是要直面现实，直面问题，而且最好是自己发现、亲身经受的问题，针对这样“切己”的问题追根溯源，探讨解决的途径和措施。对于坚守三尺讲台的老师来说，这样的研究才是正道，才是最有价值的。《语文在呼唤》中的大多章节，就是这样的研究结晶，因而对语文教学有切实的借鉴作用。

赵风富是个实在人，他的语文叙事研究具有原生态的特点，事例大多采自亲身体验，原汁原味，弥漫着乡土风味和个性气息；他同时还是个性情中人，在叙事论理中投射了自己的真性情、真面目，投射了自己对语文和语文教学的热爱。正因为如此，我们读他的书，从中分明可以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坚毅、执著的中学语文教师，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乡村中学的校长。

是为序。



• • • • • 目 录

1 认识再回归 >>>

- ◎ 语文从生活中来 3
- ◎ 语文到生活中去 18

2 课改在行动 >>>

- ◎ 理念决定成败 37
- ◎ 方法改变一切 63
- ◎ 思路主宰出路 87

3 教材下工夫 >>>

- ◎ 文本细细品 113
- ◎ 语言面面观 156



4 作文再探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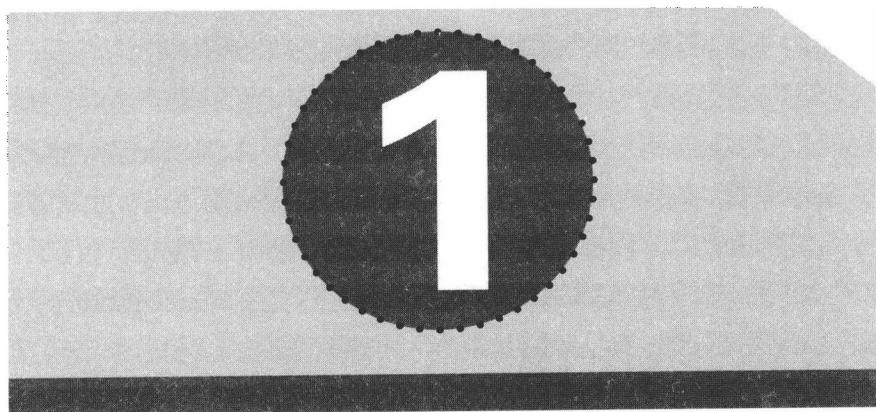
◎ 作文何以为训

183

◎ 作文分类而练

200

5 后 记 >>>



认识再回归





语文从生活中来

语文从生活中来，生活与语文的天然联系，实现“生活语文化”。《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生活语文化”就是为了让学生树立起“语文是生活的组成部分，生活须臾离不开语文”的观念，养成事事、时时、处处吸收和运用语文知识，在社会生活中培养语文能力的好习惯。

陶行知曾说“生活即教育”，如果说把语文学习仅仅固定在“书本世界”里，这就很容易与人的“生活世界”隔裂开来，语文学习就出现了懂与会的分离，学与用的脱节。为此，《语文课程标准》提出：“语文教学应高度重视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创造性地开展各类活动，增强学生在各种场合学语文、用语文的意识、多方面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新课程强调了语文教育要回归生活，要让语文课堂与社会天地相接壤，使语文教学突破“书本世界”的束缚而成为“生活语文”。

语文从生活中来，生活语文化的道路会越来越宽广，语文就是这样呼唤着我们去做生活的有心人。

1. 在父爱如山中翻读语文

父爱如山，并非说父亲有着山一样的雄伟、高大。其实，我父亲非常的宽厚仁慈，他养育我们兄弟姐妹7人，像大山一样默默无言地承受着。

父亲的身世经历是一本书。这是父亲生前爱说的一句话。父亲于1926年出生，饱经战乱，家道中衰，祖母改嫁，颠沛流离，当人养子。此第一阶段。后值抗战，日机轰炸兰溪城，家里一片狼藉，刚刚萌发重新回家的念头只得



取消。此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当上了村农会主任，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并与母亲结了婚。此第三阶段。随之而来的是大跃进，人民公社，最终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国难当头，又值家道不幸，我们兄弟姐妹三病四灾接踵而来，父亲既为全家生计日夜操劳，又要为我们的“身”计到处奔波求医，所幸历尽劫难全家在！可是，劳和累都让父亲承担了！此第四阶段。灾难过后，祖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也给我们家带来了新生，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一人把持农活，我们在家做些副业，家里渐渐衣食不愁，这是苦了一辈子的父亲根本意想不到的，正当父亲被日渐火红的生活陶醉时，却不幸又患上了癌症而去世了。此第五阶段。

是的，父亲是一本书，我读懂它，已属不易，因为我读懂了祖国是和每个家庭与个人的命运同呼吸共患难的道理。是的，父亲是一本书，他生前就爱说自己是一本书。我知道，他指望着我能够把它写出来，所以即使在那最艰苦的年代里，父亲也坚持着让我去读书，而且一家子人中我读的书最多。值得一提的是，这倒不是父亲偏爱我，而是因为我自幼孱弱多病，指望着我今后通过读书能有一条好出路。这样，尽管我自己也有萌发把书读好的愿望，尤其是语文，可是要我把父亲写出来，真恨自己水平有限。试想，父亲身世经历的五个阶段，形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画卷，不放在这样的广阔历史背景去写是断不能成章的，如果书成之后也一定是部史诗般的巨著才行。所以我感受到了它的厚重。这厚重，我知道也惟语文方可承载，但我该怎样去驾驭承载如此厚重的语文呢？可我是语文教师呀！惟恨自己水平有限。

父亲的人生遭际更是无巧不成书。虎年出生的父亲，每遇虎年对父亲来说必有大事发生。这又是父亲生前常说的一句话。1938年的第一个虎年，沦落到金华的一个小山村里当人养子的才13岁的父亲，由于不堪早年养父的辱骂苛待，就萌发了离家后重新回家的念头，但哪里知道，自己的母亲改嫁后，拖儿带女已是负担沉重，父亲在见到沿街乞讨的母亲后，在母亲的劝慰下，父亲只好抹掉眼泪又打消了“回家”的念头。1950年的第二个虎年，在父亲



25岁时，穷苦人民翻身得解放，他担任了村农会主任。1962年的第三个虎年，连续出生三个女儿的家庭，在父亲37岁时终于盼到了第一个男孩的出生，即我的哥哥。1974年的第四个虎年，已届49岁的父亲不想还迎来了最小的女儿出生，这一年家乡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1986年的第五个虎年，饱经沧桑的父亲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却在积劳成疾的迷乱中最后患上了癌症，于1991年才66岁的父亲溘然去世。去世后的父亲，不想在1998年的虎年也照样应验，生前曾苦苦寻找失踪的弟弟，从台湾回来了，他们兄弟俩自小离散，他们有着一样的命运，相同的悲伤，而此时只能阴阳两界共话衷肠！今年的虎年，我只能谨以此文来纪念我苦命的父亲！

我当然知道，父亲的人生遭际，纯属一种巧合，但中国传统小说的情节结构，采用无巧不成书的虚构方式，倘若写我父亲，那是根本不需要虚构的情节真实。

父亲这一辈子，是一部书，它的内容有着身世经历的厚重感，再加上它的情节有着人生遭际的巧合化。所以，每当想起父亲，就是让我品读一本书。品读父亲这本书，我就品尝到书中的酸甜苦辣，感悟出其中所蕴含的人生真谛；品读父亲这本书，作为语文教师的我似乎就把它当作语文学习和教学的活教材。这些年，每当想起父亲，就是让我翻读一遍又一遍的语文。所以有人说，“父亲是一本书，做子女的也许要用一生的时间才能读懂”，此话不假。

读父亲，父亲是一本厚厚的书。但在这里仅仅可以看作是我把父亲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进行了一点理性的梳理，而徜徉于字里行间，那里所流淌着深深的爱和浓浓的亲情，这是够我一生去品读去欣赏的。倘若今后我真能把父亲写出来，那就请读者朋友与我一块来分享吧。

读父亲，更想复制父亲。我感谢父亲，如果真的有来世，我们还在这个家！

2. 在母爱如水中感受语文

母爱如水，平静时流光四溢，汹涌时势不可挡。

我自小体弱多病，从四岁开始就四处求医，可是我的右手，四肢中最重要的右手，最终的结果病变为肌肉萎缩不能伸直，仅手指尚可灵活自如，而且今后还会时常疼痛。右手的残疾，对于一个山村的农家孩子来说今后将意味着什么？其实父母心头最清楚：上山打柴，下地种粮，干这些农活就不如人家。干农活不如人家了，今后孩子长大了就难以成家。可以说，从我的右手被诊断是不能康复的时候开始，父母就为我的将来担心了，他们为我的前途就曾有过精心的策划：一是让孩子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为首选，二是退而求其次，让孩子去学理发，因为拿柴刀，当然就不如握剃刀轻松了。

到了上学的年龄，村里有小学，那时叫大队，我上学去了。因为是右手的缘故，我最怕的是体育课和劳动课，以及每天的广播体操。同伴们先是怪怪地看着我，接着是私下里在议论我，最后是不断地起绰号来欺负我。我常常抱着书从学校哭着逃回了家。倘若母亲在家，就立即放下手头的活儿，一边拉着我的右手，一边为我抹去泪水，好言劝慰了一阵后，又送我到学校继续上学，有时就替我跟老师去打招呼，意在对我多加呵护；有时就去找那几个常欺负我的孩子父母，帮我去做些沟通。山村的人们善良，我母亲与他们沟通后，他们就都教训起自己的孩子了，有时还当着我们的面恨恨地打骂自己的孩子：“再欺负，看我怎样收拾你。”每每此时，母亲又屡屡为别家的孩子解围：“孩子小，不懂事，说一下就行了，不要去打骂孩子了。”

就这样在母亲的劝慰下，在老师的呵护下，在大人们的庇护下，我读完了小学。可读初中就不一样了，要到十里外的一个村庄去上学，而且是住校的，一周只能回家一趟。记得有一次，大约是读了将近半个学期，我就哭着再也不去上学了，无论母亲怎样劝慰，我死活不依。无奈，母亲只好拿起了赶牛用的竹枝条，我被母亲像赶牛一样抽打着，赶到两里之外才让我自己到学校去读书。那一次，我哭了，母亲也哭了。

我至今仍然能够清晰地记忆起这一幕的情景，但我知道，母亲打骂我的严厉，是爱的另一种方式，是为实现让我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一次大举措！母亲哭了，是打在儿身上疼在娘心头的切肤之痛，更是为儿子的委屈而哭，



因为我哭着向母亲怨述，这半个学期来我是怎样度过的吗？受了多少的委屈吗？体育课，劳动课，还有要命的每天广播体操，我要么装成肚子疼扑在课桌上，要么装作拉肚子躲到厕所里。因为这残疾的右手，我受不了同伴的那些难听的绰号对我的欺负！母亲呀，我装我躲，不说这是长久之计，而且非但改变不了什么，甚至招致了同伴们更多的取笑和奚落。是的，那时我敏感的少年心几欲到了崩溃的边缘！另外，我不想再去读书，还有我的理由，因为我外公是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即使读完了初中，以我们家的反革命成分也是不能读高中的，反正初中读完迟早要打柴种地的，不如早点退学，还省得被人家欺负！听完我的哭诉，母亲早已哭成了泪人儿了。我只知道，母亲是不停地哭泣又不断地劝慰，最后就剩下了这句话：“不管怎样，先把初中读完好吗？”可是我还是不依，母亲不得已只好抹抹眼泪，狠狠心，用竹枝条一路抽打着我去上学。

非常幸运的是，“文革”结束后，高考制度恢复了，读书已经不惟成分论了，我考上了高中。

读者朋友，看到这里，也许你仅仅把它当作我读书生涯的一个故事吧，但这个故事里蕴涵着母爱如水的道理是极其深刻的。在我屈辱的读书生活中，母爱像水平如镜的湖水一样流光四溢，它不仅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劝慰与鼓励这种儿女之私爱，而且在与欺负我的同伴父母的沟通中，在大人们教训自己的孩子时，母亲又为别家孩子解围这种大众之博爱。在我屈辱的读书生活中，母爱像滔滔的洪水无坚不摧，势不可挡，为了让我去实现读书改变命运的美好愿望，一个母亲在严厉的表面下却是心头滴血的痛爱，只有真实的经历，才会有真切的感受。

今天，我站在讲台上，执教起语文，我屈辱的读书生活，引发出来的母爱，是一种灵活的爱，多样的爱。这母爱，内涵丰富，它伴随着我走进了语文的课堂，启迪着我开展多样化的语文课堂教学，对课文进行多角度地理解，其旨趣与当今的语文课改实质是相关联的，我时常用这母爱来解读语文的课文和语文的教学。



曾有教育学家这样说过：“一个替母胜过一打特级教师！”我信。

母爱如水。它改变了我的人生，更使我的语文教学受益匪浅，感谢母亲！

3. 在游戏活动中认识语文

我对语文的最初认识是缘于儿时的游戏活动。

我出生于1964年，生长在一个虽风景优美但地处偏僻的小山村。由于孩提时的我孱弱多病，多是蜗居家里玩玩闹闹而已，但最多的也是玩一些自制的棋类或牌类的游戏，而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种文字游戏，我姑且把它称之为对对子的文字游戏。

这种游戏活动是在我们兄弟姐妹间开展的，好像就是我二姐发明的。这种“对对子”不是对对联，而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游戏方式。工具：有本书就够了；参与人员：2人以上，多则不限；规则：参与者任意选取书中的某一页，找出该页中在相邻的上下或左右的相同文字，看是否能构成一对，然后比试谁的对子最多，胜算者按事先谈妥的条件刮鼻子或打手掌等等，对失算者加以惩罚。这游戏，于今天看来不免枯燥无味，但在当时根本无娱乐活动可参加的情况下，试想，漫漫长夜，孤灯摇曳，却是让我们兄弟姐妹常玩不厌。

读者朋友，读到这里也许你就会这样认为，这样的游戏，枯燥也好，有趣也罢，与你对语文的认识有何干系？别慌，且听我慢慢道来。

当时我们做这种游戏，家中仅有的书本就是“红宝书”四卷（即《毛泽东选集》，是免费发送给各家各户的），至今我还保存着被我们当时翻得稀烂的“红宝书”。大概因为是常玩的缘故，就滋生了“敝帚自珍”的情感吧，“红宝书”舍不得丢弃，久之竟产生了对伟人毛泽东敬仰的情怀，此后我成了语文教师，毛主席的用语常在我课堂上化用。比如，以作文命题形式出现的就有《山花烂漫时》、《谁主沉浮》、《无限风光在险峰》等，此其一也。

更为主要的是，在游戏过程的争论中，对语言文字有了一种独特的敏感好奇。当时有两种情形令我们争论不休，现在想起是颇为可笑的。一是同字



是否也可以成对，比如“双”、“林”和“吕”、“炎”；二是省略号的六点如何成对。这两种情形的出现，我就记得二姐最刁。起初无论出现怎样的情形，她都可以胜算，如“双”、“林”和“吕”、“炎”等，于她即为一对；人家处则说大小不同就不能算是一对了，像“双”、“林”，左小右大，“吕”、“炎”上小下大，她有理。又如省略号，于她即为三对，因为两两成对；人家处则说只是一个符号，如果要计算，顶多也只能是一对，因为在她看来，省略号只占了两个字的位置，应该是一对，她又在理。如此争论不休，我们为防止二姐的刁滑，到后来只好在游戏开始前就加以说明，以绝二姐反复无常之后患也。我当时就受过亏，没少挨二姐的刮鼻子或打手掌，心中自是不服，却又无奈，暗思这文字真乃奇妙。

其后，我上学了，于是便留意起这文字，由于知道这文字或左小右大，或上小下大等结构之规则，老师常夸我虽为右手失常，书写倒也可观；省略号人家常乱点一通，我书写占两个字的位置总合乎规范。

不过，至今想来，这游戏于我也是有过负面影响的。不怕诸君笑话，有些科目，书读烦了的时候，于课堂上两个自我就独自玩起了这对对子的文字游戏来，以消遣烦恼，自得其乐，因此注意力不免分散了。

至于野外活动那就少得多了，但好在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哥哥，他小时候玩耍可是花样百出，像朱自清散文《春》中写到的，在草地上打滚、踢球、赛跑、捉迷藏等等，这些游戏，只要有哥哥在，我也会去参与的。因此，在我小时候，同伴们搞过的活动，我或多或少也还都玩耍过了，至今我还十分感谢我的哥哥。最喜欢的是，像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到的“雪地捕鸟”的游戏了。因为捉的多是麻雀，它是公害，自然大快人心，而且据说麻雀煮着连汤喝下还能治疗百日咳呢。因为是鲁迅的文章，我在文革时还能读到它，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如今教学这类文章，仿佛又回到了童年。

写到这里，我似乎有一种揪心的痛。现在的孩子，在家里，玩具买得够多了，其精致当然不是我们当年自制的可比了；可是遗憾的是，在学校里，却因为有了——一条安全的警戒线，于是就有了太多的活动不宜或不敢了。所